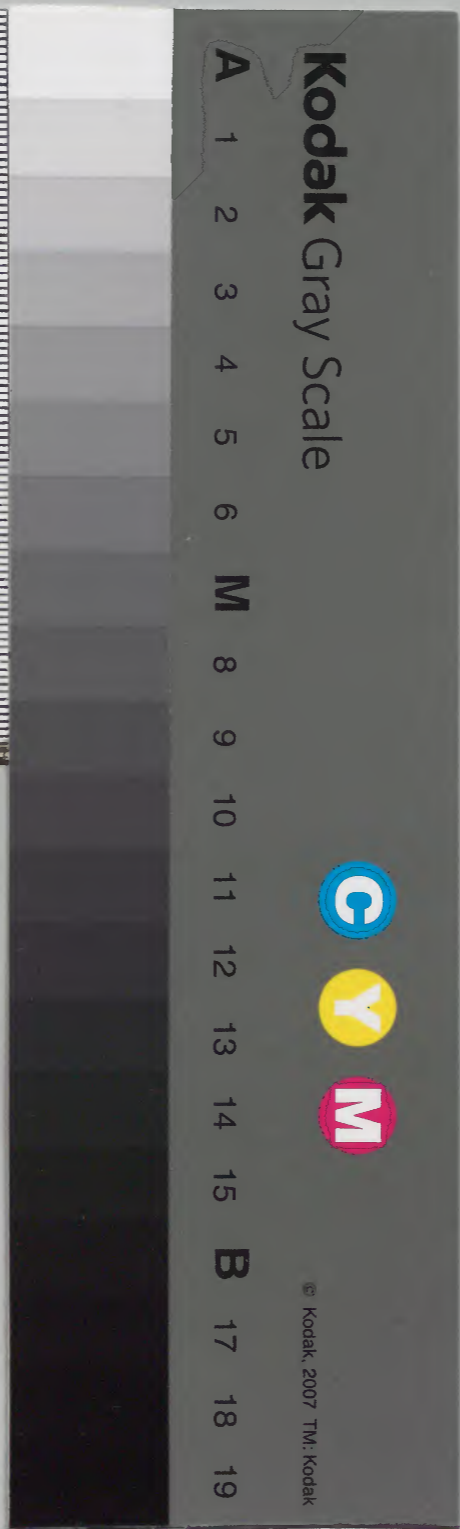


東垣十書

				漢書門
			一三九八	
			九	
			五	
			七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九八
			九
			一
			四
函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989	
冊數	11 (7)		
函號	300	224	



醫經

醫經

醫學學校
典籍方

醫經海集目錄

神農嘗百草論

亢則害承乃制論

四氣所傷論

張仲景傷寒立法考

傷寒溫病熱病說

傷寒三陰病或寒或熱辨

陽虛陰盛陽盛陰虛論

傷寒三百九十七法辨

傷寒四逆厥辨

魏博

王履春

文庫

嘔吐噦乾嘔欬逆辨

中風辨

中暑中熱辨

積熱沉寒論

馮南方補北方論

五鬱論

二陽病論

煎厥論

八味丸論

小便原委論

內傷餘議

外傷內傷所受經旨異同論

醫經滌泗集目錄終

醫經滌泗集

魏博 王履著

神農嘗百草論

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一日七十毒予嘗誦其書每至于此未始不嘆夫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夫神農立極之大聖也閔生民之不能以無疾故察夫物性之可以愈疾者以貽後人固不待乎物物必嘗而始知也苟待乎物物必嘗而始知則不足謂之生知之聖也以生知之聖言之則雖不嘗亦可知也設使其所知果有待乎必嘗則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其神農衆疾俱備而歷試之乎况污穢之藥

不可嘗者其亦嘗乎且味固可以嘗而知其氣其性
其行經主治及畏惡反忌之類亦可以嘗而知乎苟
嘗其所可嘗而不嘗其所不可嘗不可嘗者既可知
而可嘗者亦不必待乎嘗之而後知矣謂其不嘗不
可也謂其悉嘗亦不可也然經於諸藥名下不著氣
性等字獨以味字冠之者由藥入口惟味為先故也
又藥中雖有玉石蟲獸之類其至衆者惟草為然故
遂曰嘗百草耳豈獨嘗草哉夫物之有毒嘗而毒焉
有矣豈中毒者日必七十乎設以其七十毒偶見於
一日而記之則毒之小也固不死而可解毒之大也
則死矣孰能解之亦孰能復生之乎先正謂淮南之

書多寓言夫豈不信

亢則害承迺制論

予讀內經六微音論至于亢則害承迺制喟然嘆曰
至矣哉其造化之樞紐乎至太僕發之於前劉河間
闡之於後聖人之蘊殆靡遺矣然學者尚不能釋然
得不猶有未悉之旨也歟謹按內經帝曰願聞地理
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
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
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
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氣承之
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

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
帝曰何也岐伯曰九則害承迺制制生則化外列盛
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實觀夫陰陽五行之在天地
間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強者折之弱者濟之蓋莫
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不如是則高者愈高下者
愈下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而乘亂之政日以極矣天
地其能位乎雖然高也下也弱與強也亦莫或使然
而自不能不然也故易之者造化之不可常也惟其
不可常故神化莫能以測莫測故不息也可常則息
矣九則害承迺制者其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者
歟夫太僕河間已發揮者茲不贅及其未悉之旨請

推而陳之夫自顯明之右止君火治之十五句言六
節所治之位也自相火之下止陰精承之十二句言
地理之應乎歲氣也九則害承迺制二句言抑其過
也制生則化止生化大病四句言有制之常與無制
之變也承猶隨也然不言隨而曰承者以下言之則
有上奉之象故曰承雖謂之承而有防之之義存焉
亢者過極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勝之也然所承也
其不亢則隨之而已故雖承而不見既九則克勝以
平之承斯見矣然而迎之不知其所來迹之不知其
所止固若有不可必者然可必者常存乎杳冥恍惚
之中而莫之或欺也河間曰已亢過極則反似勝已

之化似也者其可以形質求哉故後篇厥陰所至為風生終為肅少陰所至為熱生終為寒之類其為風生為熱生者亢也其為肅為寒者制也又水發而為雹雪土發而飄驟之類其水發土發者亢也其雹雪飄驟者制也若然者蓋造化之常不能以無亢亦不能以無制焉耳夫前後二篇所主雖有歲氣運氣之殊然亢則言承運制之道蓋無往而不然也惟其無往而不然故求之於人則五臟更相平也一臟不平所不勝平之五臟更相平非不亢而防之乎一臟不平所不勝平之非既亢而克勝之乎姑以心火而言其不亢則腎水雖心火之所畏亦不過防之而已一

或有亢即起而克勝之矣餘臟皆然制生則化當作制則生化蓋傳寫之誤而釋之讀之者不覺求之不通遂併遺四句而弗取殊不知上二句止言亢而害害而制耳此四句乃害與制之外之餘意也苟或遺之則無以見經旨之周悉矣制則生化正與下文害則敗亂相對辭理俱順不勞曲說而自通制則生化者言有所制則六氣不至於亢而為平平則萬物生而生而變化無窮矣化為生之盛故生先於化也外列盛衰者言六氣分布主治迭為盛衰昭然可見故曰外列言則敗亂生化大病者言既亢為害而無所制則敗壞乖亂之政行矣敗壞乖亂之政行則其變極

矣其災甚矣萬物其有不病者乎生化指所生所化
者言謂萬物也以變極而災甚故曰大病上生化以
造化之用言下生化以萬物言以人論之制則生化
猶元氣周流滋營一身凡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九竅
皆藉焉以為動靜云為之主生化大病猶邪氣恣橫
正氣耗散凡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九竅不能遂其
連用之常也或以害為自害或以承為承應或以生
為自無而有化為自有而無或以二生化為一意或
以大病為喻造化之機息此數者皆非也且夫人之
氣也固亦有亢而自制者苟亢而不能自制則湯液
鍼石導引之法以為之助若天地之氣其亢而自制

者固復於平亢而不制者其孰助哉雖然造化之道
苟變至於極則亦終必自反而復其常矣學者能本
之太僕河間而參之此論則造化樞紐之詳亦庶矣
乎然張戴人治法心要則曰假令水為母木為子當
春旺之時冬令猶在即水亢也水亢極則木令不至
矣木者繼冬而承水也水既亢則害其所承矣所以
木無權也木無權則無以制土土既旺則水乃受制
也土者繼長夏之令也水受土制熱克其寒也變而
為濕此其權也又如火為母土為子當長夏之時陰
令猶在即火亢也火既亢則濕令不至矣濕者繼
夏而承火也火既亢則害其所承矣所以濕無權也

濕無權則無以制水水既旺則火乃受制也水者巖
冬之令也火受水制寒克其熱也變而為土濕土斯
得其權也斯言也推之愈詳而達經愈遠矣或曰心
要者他人成之蓋得於所聞之謠耳

四氣所傷論

素問生氣通天論篇曰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為洞
泄夏傷於暑秋為痲瘧秋傷於濕上逆而欬發為痿
厥冬傷於寒春必病溫陰陽應象論篇曰春傷於風
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痲瘧秋傷於濕冬生欬嗽
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王啓玄註云風中於表則內應
於肝肝氣乘脾故洞泄或飧泄夏暑已甚秋熱復收

兩熱相攻則為痲瘧秋濕既勝冬水復旺水濕相得
肺氣又衰故乘肺而為欬嗽其發為痿厥者蓋濕氣
內攻於臟腑則欬逆外散於筋脉則痿弱也厥謂逆
氣也冬寒且凝春陽氣發寒不為釋陽拂于中寒怫
相持故為溫病傷寒論引素問後篇八句成無已註
云當春之時風氣大行春傷於風風氣通於肝肝以
春適旺風雖入之不能即發至夏肝衰然後始動風
淫末疾則當發於四肢夏以陽氣外盛風不能外發
故攻內而為飧泄當秋之時濕氣大行秋傷於濕濕
則干於肺肺以秋適旺濕雖入之不能即發至冬肺
衰然後濕始動也雨淫腹夾則當發為下利冬以陽

氣內固濕氣不能下行故上逆而為欬嗽當夏之時
暑氣大行夏傷於暑夏以陰為主內暑雖入之勢未
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為內主然後暑動搏陰而為痰
瘡當冬之時寒氣大行冬傷於寒冬以陽為主內寒
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為內主然後寒動
搏陽而為瘧病王海藏曰木在時為春在人為肝在
天為風當春之時發為溫令反為寒折是三春之月
行三冬之令也以是知水太過矣水既太過金肅愈
嚴是所勝者乘之而妄行也所勝者乘之則木虛明
矣木氣既虛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勝
者侮之是以土來木之分變而為殮泄也所以病發

於夏者以木絕於夏而上旺於夏濕本有下行之體
故也不病於春者以春時風雖有傷木實當權故也
暑季夏也季夏者濕土也君火持權不與之子暑濕
之令不行也濕令不行則土虧矣所勝妄行木氣太
過少陽旺也所生者受病則肺金不足所不勝者侮
之故水得以來土之分土者坤也坤在申之分申為
相火水入於土則水火相干水火相干則陰陽交爭
故為寒熱兼木氣終見三焦是少陽相火合也少陽
在濕土之分故為寒熱肺金不足洒淅寒熱此皆往
來未定之氣也故為痰瘡不發于夏而發于秋者以
濕熱在酉之分方得其權故也秋者清肅之氣收斂

下行之體也為濕所傷是長夏之氣不與秋令也秋
令不及所勝妄行故火得以炎上而克金心火既刑
於肺故肺氣逆而為欬所不勝者侮之木氣上行與
火同德動而不息者也所生者受病故腎水虧也長
夏已亢三焦之氣盛也命門者三焦之合也故迫腎
水上行與脾土濕熱相合為疾因欬而動于脾之濕
是以欬嗽有聲有涎不發于秋而發于冬者以其六
陰之極肅殺始得其氣故也冬傷於寒者是冬行春
令也當寒而溫火勝而水虧矣水既已虧則所勝妄
行土有餘也所生受病木不足也所不勝者侮之火
太過也火土合德濕熱相助故為溫病不病于寒而

病于春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權大寒之令
復行于春腠理開泄少陰不藏房室勞傷辛苦之人
陽氣泄于外腎水虧于內當春之月時強木長無以
滋生化之原故為溫病耳夫春傷于風夏傷于暑冬
傷于寒辭理皆順時字傷今字也獨秋傷于濕說作
今字傷時字讀者不可疑也此四說皆母所凡而害
其所承之子也若說秋字傷濕字其文與上三句相
通其理與法不得相通矣夫抵理與法通不必拘於
文也或謂春傷于風是人為風所傷非也若是則止
當頭痛惡風目汗何以言夏為殭泄哉今言春傷于
風即是時傷令也明矣愚按此四傷諸家註釋皆不

得經上曰者蓋由推求太過故也孟子曰道在邇而來
諸遠事皆易而來諸難此之謂歟但只輕輕平易說
去則經旨自明而無穿鑿之患矣何以言之夫風暑
濕寒者天地之四氣也其傷於人豈能於未發病
之前預知其各於何經絡何臟腑何部分而成何病
乎及其既發病然後可以診候始知其各於某經絡
某臟腑其部分成某病耳註釋者苟誤因病始知其
原之理則於此四傷不勞餘力自迎刃而解矣夫洞
泄也痰瘧也欬與痿厥也溫病也皆是因其發動之
時形診昭著乃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為傷
風傷暑傷濕傷寒耳非是初受傷之時能預定其今

日必為此病也且夫傷於四氣有當時發病者有過
時發病者有久而後發病者有過時之久自消散而
不成病者何哉蓋由邪氣之傳變聚散不當及正氣
之虛實不等故也且以傷風言之其當時而發則為
惡風發熱頭疼自汗欬嗽喘促等病其過時與久而
發則為癘風熱中寒中偏枯五臟之風等病是則洞
泄殄泄者乃過時而發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殄泄
之病生以形診推之則知其為春傷風歲蓄不散而
致此也苟洞泄殄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傷風於
前將發病於後邪假如過時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
者人亦能知乎世有大素脈法雖或預知死亡之期

然亦是因診之昭著而始能知其夏傷暑為痲瘡冬傷寒為溫病意亦類此但秋傷濕上逆為欬嗽為痿厥其因病知原則與三者同其令行於時則與三者異夫春之風夏之暑冬之寒皆是本時之令也濕乃長夏之令何於秋言之蓋春夏冬每一時各有三月故其令亦各就其本時而行也若長夏則寄旺於六月之一月耳秋雖亦有三月然長夏之濕令每侵過於秋而行故曰秋傷於濕我令為燥然秋之三月前所以勝其太過則同於火化其平氣則又不傷人此經五運六氣七篇所紀燥之為病甚多何哉余曰連氣七篇與素問諸篇自是兩書作於二人之手其立意各有所主不可混言王冰以為七篇參入素問之中本非素問元文也余今所推之義乃是素問本旨當

自作一請陳四氣所傷所病之義夫風者春之令也春感之偶不即發而至夏邪既不散則必為疾其所以為洞泄者風蓋天地浩蕩之氣飛揚鼓舞神速不恒人身有此腸胃之職其能從容傳化泌別而得其常乎故水穀不及分別而併趨下以泄出也其為殮泄亦類此義
說者謂春傷風為內通肝泄泄為於夏為木乘土又謂不發於春為邪避木旺之時
於夏為木乘土又謂不發於春為邪避木旺之時
木極盛於土極衰矣理宜乘旺而即發於春不當木旺之時
時而發於夏也且夏火司權而即發於春不當木旺之時
土衰極之時而反發於土受滋之時乎其說不通
憑暑者夏之令也夏感之偶不即發而至秋又傷於風與寒故為痲瘡也寒者冬之令也冬感之偶不即發而至春其身中之陽雖給為寒邪所鬱不得順

其漸升之性然亦必欲應時而出故發為溫病也若夫秋傷濕其令行於時之義上文已論之矣前篇所謂上逆而發為痿厥不言過時似是當時即發者但既與風暑寒三者並言則此豈得獨為即發者乎然經無明文終亦不敢比同後篇便斷然以為冬發病也雖然濕本長夏之令侵過於秋耳縱使即發亦近於過時而發者矣此當只以秋發病為論濕從下受故于肺為欬謂之上逆夫肺為諸氣之主今既有病則氣不外運又濕滯經絡故四肢痿弱無力而或厥冷也後篇所謂冬生欬既言過時則與前篇之義頗不同矣夫濕氣久客不散至冬而寒氣大行肺

惡寒而或受傷故濕氣得以乘虛上侵於肺發為欬嗽也觀者以此意求之經旨其或著乎或者見素問於病溫痰瘧等間以必言之遂視為一定不易之辭而曰此必然之道嗟乎果可必耶果不可必耶素問之或言必或不言必者蓋不可謬為一定故也往往於必之一字遂謂必傷寒者當辨於春寒冬寒而經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論而却不可以為一定不易者如曰熱厥因醉飽入房而得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新沐中風則為首風如此之類豈一一皆然哉讀經當活法勿拘執也夫王啓玄云一註雖未免泥於必字及未得經旨然却不至太遠也若成無已

之說則然太遠矣然猶未至於甚也至王海藏立論
則推求遠極欲異於人殊不知反穿鑿綴緝乖悖經
旨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儒所謂如大軍游騎出太遠
而無所歸矣姑據成無已王海藏之說辨其甚者一
二夫無謂風溢末疾則當發於四肢而溢腹疾則
當發於下利竊謂則當二字決然之辭也春傷風遇
夏之陽氣外盛而不能外發故攻內為殄泄此或若
可通矣經曰木皮無時倘風不傷於春而傷於他時
不遇夏之陽氣外盛將外發乎將內攻乎况風屬陽
與夏同氣果欲外出則當隨其散越之勢而出安有
不能之理乎且風善行數變其為病非一豈獨能為

四肢之疾乎所謂雨淫腹疾之義其不通亦如此至
若夏傷暑秋為痲瘧者蓋因暑疾藏於皮膚之內腸
胃之外復秋感風故疾作耳觀素問瘧論可見其與
夏陰主內秋陽內主者動搏陰何相干哉冬傷寒春
為溫病者蓋因寒毒中人肌膚陽受所鬱至春天地
之陽氣外發其人身受鬱之陽亦不能不出故病作
也韓祇和謂冬時感寒鬱陽至春時再發而後發
也余謂此止可論溫病之有惡寒者耳其不惡寒者
則本不為再感而後發也故仲景曰大觀傷寒論可
陽寒不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觀傷寒論可
見其與冬陽主內春陰內主寒動搏陽何相干哉乃
若王海藏則又以春傷風夏傷暑冬傷寒為時傷令秋
傷濕為令傷時故於春傷風謂春行冬令而溫為寒

傷濕為令傷時故於春傷風謂春行冬令而溫為寒

折於夏傷暑謂暑之氣直夏季夏者濕土君火持權不
與子而暑濕令不行於秋傷濕謂秋為濕所傷是長
夏之氣不與秋令於冬傷寒謂冬行春令火勝水虧
大寒之令復行于春陽氣外泄腎水內虧者病又謂
溫病為濕熱相助而成又謂四時傷皆母亢而害所
承之子吁何支離破碎徒費辭如此乎夫經中所言
傷風傷暑之類甚多皆是以人受風暑等所傷為義
未嘗有時傷令令傷時之意也若如海藏所言則瘧
論所謂夏傷於暑秋傷於風與先傷於風後傷於寒
等語其時傷令歟令傷時歟吾固知其不能不屈於
此也且暑為夏令孰不知之今以暑為季夏為濕土

得不怪哉夫冬果行春令人若感此則成冬溫病矣
安得為春溫病乎其謂大寒之令復行於春溫病方
作設使大寒之令不復行於春其溫病當作者遂不
作乎况今之春為溫病者比比皆是未嘗見其必由
大寒復行于春而後成也經曰亢則害承乃制其義
謂已亢極則勝已者來制如火亢極則水來制之經
所謂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之類
皆是勝已者為承今以亢為母承為子將來勝於經
歟抑未達歟又如以制物者為所勝受制者為所不
勝與經所謂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所不勝及傳
之於其所勝死於其所不勝之旨全反矣余如因時

傷今令傷時之說委曲衍說者固不暇患禁也嗚呼
予非好片前人之非蓋爲其有害大義晦蝕經旨以
誤後人故不敢諛順而嘿嘿耳然而僭逾之罪固已
自知其不得辭矣但未知觀者以爲何如

張仲景傷寒立法考

讀仲景之書當求其所以立法之意苟得其所以立
法之意則知其書足以爲萬世法而後人莫能加莫
能外矣苟不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則疑信相雜未免
通此而礙彼也嗚呼自仲景以來發明其書者不可
以數計然其所以立法之意竟未聞有表章而示人
者豈求之而不得之歟將相循習而不求歟抑有之

而余未之見歟余雖不敏僭請陳之夫傷於寒有即
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發於所感之時不即
病者過時而發於春夏也即病謂之傷寒不即病謂
之溫與暑夫傷寒溫暑其類雖殊其所受之原則不
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傷寒而爲稱由其類之
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以所稱而混其治宜乎貽禍
後人以歸咎於仲景之法而委廢其大半也吁使仲
景之法果貽禍於後人傷寒論不作可也使仲景之
法果不貽禍於後人傷寒論其可一日缺乎後人乃
不歸咎於已見之未至而歸咎於立法之大賢可謂
溺井怨伯益失火怨燧人矣夫仲景法之祖也後人

雖移易無窮終莫能越其矩度由莫能越而觀之則其法其方果可委廢大半哉雖然立言垂訓之士猶不免失於此彼碌碌者固無足誦矣夫惟立言垂訓之士有形乎著述之間其碌碌者當越越猶預之餘得不靡然從令爭先快觀而趨簡畧之地乎夫其法其方委廢大半而不知返日惟簡便是趨此民生之所以無籍而仲景之心之所以不能別白矣嗚呼法也方也仲景專為即病之傷寒設不兼為不即病之溫暑設也後人能知仲景之書本為即病者設不為不即病者設則尚恨其法散落所存不多而莫能禦夫粗工妄治之萬變果可憚煩而或廢之手是知委

廢大半而不覺其非者由乎不能得其所以立法之意故也今人雖以治傷寒法治溫暑亦不過借用耳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猶六書假借雖移易無窮終非造字之初意夫仲景立法天下後世之權衡也故可借焉以為他病用雖然豈特可借以治溫暑而已凡雜病之治莫不可借也今人因傷寒治法可借以治溫暑遂謂其法通為傷寒溫暑設吁此非識流而昧原者歟苟不余信請以證之夫仲景之書三陰經寒證居熱證什之七八彼不即病之溫暑但一於熱耳何由而為寒哉就三陰寒證而詳味之然後知餘言之不妄或者乃謂三陰寒證本是雜病為王叔和

東垣論曰
五

增入其中又或謂其證之寒蓋由寒藥誤治而致若此者皆非也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脈平脈與可汗可下等諸篇而已其六經病篇必非叔和所能替辭也但厥陰經中下利嘔噦諸條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併無厥逆而同類者亦附之耳至若以藥誤治而成變證則惟太陽為多縱使三陰證亦或有寒藥誤治而變寒者然豈應如是之衆乎夫惟後人以仲景書通為傷寒溫暑者誤遂致諸溫劑皆疑焉而不敢用韓祗和鱉鱉桂枝湯之難用但謂今昔之世不同然未悞仲景書本為即病之傷寒設也且其著微旨一書又純以溫暑者作傷寒立論而即病之傷寒反

不言及此已是捨本徇末全不能窺仲景藩籬又以夏至前胃滿悶嘔逆氣塞腸鳴腹痛身體拘急手足逆冷等證視為溫暑謂與仲景三陰寒證脈理同而證不同遂別立溫中法以治夫仲景所叙三陰寒證乃是冬時即病之傷寒故有此證今欲以仲景所叙三陰寒證求對於春夏溫暑之病不亦悞乎雖然祗和未悞仲景立法本旨而又適當溫暑病作之際其為感也固宜以余觀之其胃膈滿悶嘔逆氣塞等證若非內傷冷物則不止暴寒所中或過服寒藥所變或內外俱傷於寒之病也且祗和但曰寒而當溫然未嘗求其所以為寒之故能求其故則知溫暑者本

無寒證矣。後之仲景書雖有陰毒之名，然其所叙之證，不過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而已。並不言陰寒極甚之證。况其所治之方，亦不過升麻、甘草、當歸、鱉甲而已。並不用大溫大熱之藥。是知仲景所謂陰毒者，非陰寒之病，乃是感天地惡毒異氣入於陰經。故曰陰毒。耳後之論者，遂以為陰寒極甚之證，稱為陰毒。乃引仲景所叙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數語，併而言之。却用附子散、正陽散等藥以治。竊謂陰寒極甚之證，固亦可名為陰毒。然終非仲景所以立名之本意。觀後人所叙陰毒與仲景所叙陰毒，自是兩般。豈可混論。後人所叙陰毒，亦只是內傷冷物，或不正暴寒所中，或過服寒藥所變，或內外俱傷於寒而成耳。非天地惡毒異氣所中者也。朱奉議作活人書，累數萬言於仲景傷寒論，多有發明其傷寒即入陰經為寒證者。諸家不識而奉議識之，但惜其亦不知仲景專為即病者立法，故其書中每每以傷寒溫暑混雜議論，竟無所別况。又視傷寒論為全書，遂將次傳陰經熱證與即入陰經寒證牽合為一立說。且謂大抵傷寒陽明證宜下，少陰證宜溫，而於所識即入陰經之見，又未免自相悖矣。夫陽明證之宜下者，固為邪熱入胃，其少陰證果是傷寒傳經熱邪，亦可溫乎。况溫病暑病之少陰，尤不可溫也。自奉議此說

行而天下後世蒙害者不無矣。這夫成無已作傷寒論註又作明理論其表章名義纖悉不遺可謂善羽翼仲景者然即入陰經之寒證又不及未奉議能識况即病立法之本旨乎宜其莫能知也惟其莫知故於三陰諸寒證止隨文解義而已未嘗明其何由不為熱而為寒也至於劉守真出亦以溫暑作傷寒立論而遺即病之傷寒其所處辛涼解散之劑固為昧者有中風傷寒錯治之失而立蓋亦不無桂枝麻黃難用之惑也既惑於此則無由悟夫仲景立桂枝麻黃湯之有所主用桂枝麻黃湯之有其時矣故其原病式有曰夏熱用麻黃桂枝之類熱藥發表須加寒

藥不然則熱甚發黃或斑出矣。此說出於應安常而制奉議亦從而和之殊不知仲景立麻黃湯桂枝湯本不欲用於夏熱之時也苟悟夫桂枝麻黃湯本非治溫暑之劑則群疑冰泮矣何也夫寒之初客於表也閉腠理鬱陽氣而為熱故非辛溫之藥不能開腠理以泄其熱此麻黃湯之所由立也至於風邪傷表雖反踈腠理而不能閉然邪既客表則表之正氣受傷而不能流通故亦發熱也必以辛甘溫之藥發其邪則邪去而腠理自密矣此桂枝湯之所由立也其所以不加寒藥者蓋由風寒在表又當天令寒冷之時而無所避故也後人不知仲景立法之意故有惑於麻黃桂枝之熱有

犯於春夏之司氣而不敢用於是有須加寒藥之論
夫欲加寒藥於麻黃桂枝湯之中此乃不悟其所以
然故如此耳若仲景爲溫暑立方必不如此必別有
法但惜其遺佚不傳致使後人有多岐之患若知仲
景傷寒論專爲即病傷寒作則知麻黃桂枝所以宜
用之故除傳經熱證之外其直傷陰經與太陽不舊
熱即傳陰經諸寒證皆有所歸著而不復疑爲寒藥
誤下而生矣若乃春夏有惡風惡寒純類傷寒之證
蓋春夏暴中風寒之新病非冬時受傷過時而發者
不然則或是溫暑將發而復感於風寒或因感風寒
而動乎久鬱之熱遂發爲溫暑也仲景曰太陽病發

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觀此則知溫病不當惡寒而
當渴其惡寒而不渴者非溫病矣仲景雖不言暑病然
暑病與溫病同但復過一時而加重於溫病耳其不惡
寒而渴則無異也春夏雖有惡風惡寒表證其桂枝
麻黃二湯終難輕用勿泥於發表不遠熱之語也於
是用辛涼解散庶爲得宜苟不慎而輕用之誠不能
免夫狂躁斑黃衄血之變而亦無功也雖或者行桂
枝麻黃於春夏而效乃是因其辛甘發散之力偶中
於萬一斷不可視爲常道而守之今人以敗毒散參
蘇飲通解散百解散之類不問四時中風傷寒一例
施之雖非至正之道較之不慎而輕用麻黃桂枝於

春夏以致變者則反麻幾然敗毒散等若用於春夏亦止可治暴中風寒之證而已其冬時受傷過時而發之溫病暑病則不宜用也用則非徒無益亦反害之矣總或有效亦是偶然彼冬時傷寒用辛涼發表而或效者亦偶然也凡用藥治病其既效之後須要明其當然與偶然能明其當然與偶然則精微之地安有不至者乎惟其視偶然為當然所以循非踵弊莫之能悟而病者不幸矣若夫仲景於三陰經每用溫藥正由病之所必須與用之有其時耳餘有別論茲不再具若槩以三陰寒證視為雜病而外之得無負於仲景濟人利物之至仁而誤後世乎自近代先

覺不示傷寒溫暑異治之端緒但一以寒涼為主而諸溫熱之劑悉在所畧致使後之學者視仲景書欲仗焉而不敢以終決欲棄焉則猶以為立法之祖而莫能外甚則待為文具又甚則束之高閣而謂其法宜於昔而不宜於今由治亂動靜之殊治靜屬水亂動屬火故其溫熱之藥不可用於今屬火之時也噫斯言也其果然耶否耶但能明乎仲景本為即病者設法則桂枝麻黃自有所用諸溫熱之劑皆不可畧矣若謂仲景法不獨為即病者設則凡時行及寒疫溫瘧風溫等病亦通以傷寒六經病諸方治之乎傷寒例曰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為治不同又曰寒疫

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是則溫暑及人時行寒
疫溫瘧風溫等仲景必別有治法今不見者亡之也
觀其所謂為治不同所謂溫瘧風溫溫毒溫疫脈之
變證方治如說豈非亡其法乎決不可以傷寒六經
病諸方通治也夫素問謂人傷於寒則為病熱者言
常而不言變也仲景謂或熱或寒而不一者備常與
變而弗遺也仲景蓋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功於古
人者雖欲偏廢可乎叔和搜採仲景舊論之散落者
以成書切莫大矣但惜其既以自己之說混於仲景
所言之中又以雜脈雜病紛紜並載於卷首故使三
石不分主客相亂若先備仲景之言而次附已說明

書其名則不致惑於後人而累仲景矣昔漢儒收拾
殘編斷簡於秦火之餘加以傳註後之議者謂其功
過相等叔和其亦未免於後人之議歟余嘗欲編類
其書以傷寒例居前而六經病次之相類病又次之
差後病又次之診察治法治禁治誤病解未解等又
次之其雜脈雜病與傷寒有所關者采以附焉其與
傷寒無相關者皆刪去如此庶幾法度純一而玉石
有分主客不亂矣然有志未暇姑叙此以俟他日

傷寒溫病熱病說

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
俱當始可以言治矣一或未明而曰不誤於人吾未

之信也且如傷寒此以病因而為病名者也溫病熱病此以天時與病形而為病名者也由三者皆起於感寒或者通以傷寒稱之天通稱傷寒者原其因之同耳至於用藥則不可一例而施也何也夫傷寒蓋感於霜降後春分前然不即發鬱熱而發於春夏者也傷寒即發於天令寒冷之時而寒邪在表閉其腠理故非辛甘溫之劑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黃等湯之所以必用也溫病熱病後發於天令暄熱之時怫熱自內而達於外鬱其腠理無寒在表故非辛涼或苦寒或酸苦之劑不足以解之此仲景桂枝麻黃等湯獨治外者之所以不可用而後人所處水解

散大黃湯千金湯防風通聖散之類兼治內外者之所以可用也夫即病之傷寒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風寒在表而表氣受傷故也後發之溫病熱病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重有風寒新中而表氣亦受傷故也若無新中之風寒則無惡風惡寒之證故仲景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溫病如此則知熱病亦如此是則不渴而惡寒者非溫熱病矣然或有不因新中風寒亦見惡風惡寒之證者蓋病人表氣本虛熱達於表又重傷表氣故不禁風寒非傷寒惡風傷寒惡寒也但衛虛則惡風榮虛則惡寒耳且溫病熱病亦有先見表證而後傳裏者蓋怫熱自內達外

熱鬱於腠理不得外泄遂復還裏而成可攻之證非如
傷寒從表而始也或者不悟此理乃於春夏溫病熱
病而末浮緊之脈不亦疏乎殊不知緊為寒脈有寒
邪則見之無寒邪則不見也其溫病熱病或見緊脈
者乃重感不正之暴寒與內傷過度之冷食也豈其
本然哉又或者不識脈形但見弦便呼為緊斷為寒
而妄治蓋脈之盛而有力者每每兼弦豈可錯認為
緊而斷為寒夫溫病熱病之脈多在肌肉之分而不
甚浮且右手反盛於左手者誠由怫熱在內故也其
或左手盛或浮者必有重感之風寒否則非溫病熱
病自是暴感風寒之病耳凡溫病熱病若無重感表

證雖間見而裏病為多故少有不渴者斯時也法當
治裏熱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裏而表自解者余
每見世人治溫熱病雖誤攻其裏亦無大害誤發其
表變不可言此足以明其熱之自內達外矣其間有
誤攻裏而致大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證邪純
在表未入於裏故也不可與溫病熱病同論夫惟世
以溫病熱病混稱傷寒故每執寒字以求浮緊之脈
以用溫熱之藥若此者因名亂實而戕人之生名其
可不正乎又方書多言四時傷寒故以春夏之溫病
熱病與秋冬之傷寒一類視之而無所別夫秋冬之
傷寒真傷寒也春夏之傷寒寒疫也與溫病熱病目

是兩途豈可同治乎此條之來非一日矣歷攷方言並無救弊之論每每雷同良可痛哉雖然傷寒與溫病熱病其攻裏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熱固不必求異其發表之法斷不可不異也况傷寒之直傷陰經與太陽雖傷不及鬱熱即傳陰經為寒證而當溫者又與溫病熱病大不同其可妄治乎或者知一不知二故謂仲景發表藥今不可用而攻裏之藥乃可用嗚呼其可用不可用之理果何在哉若能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治法其有不當者乎彼時行不正之氣所作及重感異氣而變者則又當觀其何時何氣參酌傷寒溫熱病之法損益而治之尤不可例以仲景即

病傷寒藥通治也

傷寒三陰病或寒或熱辨

嘗讀張仲景傷寒論於太陰有曰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於少陰有曰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少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少陰

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湯於厥陰有曰手足厥寒
脉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六汗若大下利而厥
冷者四逆湯主之觀仲景此論則傷寒三陰必有寒
證而宜用温熱之劑也及讀劉守真之書有曰傷寒
邪熱在表臍病爲陽邪熱在裏臍病爲陰俗妄謂有
寒熱陰陽異證誤人久矣寒病有矣非汗病之謂也
寒病止爲雜病終莫能爲汗病且造化汗液之氣者
乃陽熱之氣非陰寒之所能也雖仲景有四逆湯證
是治表熱裏和誤以寒藥下之太早表熱入裏下利
不止及或表熱裏寒自利急以四逆温裏利止裏和
急解其表也故仲景四逆湯證復有承氣湯下之者

由是傷寒汗病經直言熱病而不言寒也經言三陰
證者邪熱在臟在裏以臟與裏爲陰當下熱者也素
問論傷寒熱病有二篇名曰熱竟無寒理兼素問并
靈樞諸篇運氣造化之理推之則爲熱病誠非寒也
觀守真此論則傷寒無間在表在裏與夫三陽三陰
皆一於爲熱而决無或寒者矣兩說不同其是非之
判必有一居此者由是彼此反覆究詰其義而久不
能得雖至神疲氣耗不合置者自謂此是傷寒大綱
領此義不明則千言萬語皆未足以爲後學式况我
賊民生何有窮極也哉意謂成無己之註必有所發
明者遂因而求之然亦止是隨文而畧釋之竟不明

言何由為熱何由為寒之故此非其不欲言也蓋止
知傷寒者是傳經故疑於六經所傳俱為熱證而熱
無變寒之理遂不敢別白耳以寒為本臟之寒歟安
得當熱邪傳裏入深之時反獨見寒而不見熱者且
所用溫熱藥能不助傳經之熱邪乎以寒為外邪之
寒歟則在三陽以成熱矣豈有傳至三陰而反為寒
哉成氏能潛心乎此則必悟其所以然矣自仲景作
傷寒論以來靡或遺之而弗宗至於異同之論興而
漁者走淵木者走山矣宜乎後人不能決於似是而
非之際故或謂今世並無真傷寒病又或以為今人
所得之病俱是內傷又昧者至謂傷寒論中諸溫藥

悉為傳經熱邪而用者以三陰經屬陰故也又其太
謬者則曰論中凡有寒字皆當作熱字看嗚呼末流
之弊一至此乎於是澄心靜慮以涵泳之一日晝然
若有所悟者然亦未敢必其當否也姑陳之以從有
道之正夫三陽之病其寒邪之在太陽也寒鬱其陽
陽不暢而成熱陽雖人身之正氣既鬱則為邪矣用
麻黃發表以逐其寒則腠理通而鬱熱泄故汗而愈
苟或不汗不解其熱不得外泄則必裏入故傳陽明
傳少陽而或入腑也若夫三陰之病則或寒或熱者
何哉蓋寒邪之傷入也或有在太陽經者熱然後以
次而傳至陰經者或有太陽不傳陽明少陽而便傳

三陰經者或有寒邪不從陽經而始直傷陰經者或有
有雖從太陽而始不及鬱熱即入少陰而獨見少陰
證者或有始自太陽即入少陰而太陽不能以無傷
者或有直傷即入而寒便變熱及始寒而終熱者其
鬱熱傳陰而變便變熱則為熱證其直傷陰經及從
太陽即入少陰則為寒證其太陽不能無傷則少陰
脈證而兼見太陽標病其始為寒而終變熱則先見
寒證而後見熱證此三陰之病所以或寒或熱也苟
即三陰經篇諸條展轉玩繹以求之理斯出矣夫其
或傳經或直傷或即入或先寒後熱者何也邪氣暴
卒本無定情而傳變不常故耳故經曰邪之中人也

無有常或中于陽或中于陰夫守真者絕類離倫之
士也豈好為異說以駭人哉蓋由其以溫暑為傷寒
而仲景之方每不與溫暑對故畧乎溫熱之劑而例
用寒涼由其以傷寒一斷為熱而無寒故謂仲景四
逆湯為寒藥誤下表熱裏和之證及為表熱裏寒自
利之證而立又謂溫重表止利急解其表又謂寒病止
為雜病嗟乎仲景傷寒論專為中而即病之傷寒作
不兼為不即病之溫暑作故每有三陰之寒證而溫
熱之劑之所以用也以病則寒以時則寒其用之也
固宜後人不知此意是以愈求愈遠愈說愈鑿若知
此意則循扈下解牛動中實繁矣且如寒藥誤下而

成裏寒者固不為不無矣不因寒藥誤下而自為裏
寒者其可謂之必無乎殊不知陰經之每見寒證者
本因寒邪不由陽經直傷於此與入雖由太陽而始
不及鬱熱即入於此而致也雖或有因寒藥誤下而
致者蓋亦甚少仲景所用諸溫熱之劑何嘗每為寒
藥誤下而立況表裏寒之證亦何嘗每有急解其表
之文乎夫裏寒外熱之證乃是寒邪入客於內迫陽
於外或是虛陽之氣自作外熱之狀耳非真熱邪所
為也觀仲景於裏寒外熱之證但以溫藥治裏寒而
不治外熱則知其所以為治之意矣若果常急解其
表豈不於裏和之後明言之乎且三陰寒病既是雜

病何故亦載於傷寒論以惑後人乎其厥陰病篇諸
條之上又何故每以傷寒二字冠之乎夫內經所叙
三陰病一於為蕪者言其常也仲景所叙三陰病蕪
乎寒熱者言其變也並行而不相悖耳後人謂傷寒
本無寒證得非知常而不知變歟然世之恪守局方
好用溫熱劑者乃反能每全於寒證無他其守彼雖
偏治此則是學者能知三陰固有寒邪所為之證則
仲景創法之本意可以了然於心目之間而不為他
說所奪矣或曰傷寒之病必從陽經鬱熱而傳三陰
今子謂直傷陰經即入陰經而為寒證其何據乎予
曰據天仲景耳仲景曰病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

執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
日愈夫謂之無執惡寒則知其非陽經之鬱熱矣謂
之發於陰則知其不從陽經傳至此矣謂之六日愈
則知其不始太陽而止自陰經發病之日為始數之
矣仲景又曰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發熱
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
愈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為進夫得
傷寒未為熱即為厥者豈亦由傳經入深之熱邪而
致此乎今世人多有始得病時便見諸寒證而並無
或執者此則直傷陰經即入陰經者也苟不能究夫
仲景之心但執凡傷於寒則為病熱之語以為治其

不天人天年者幾希矣

陽虛陰盛陰盛陰虛論

難經曰傷寒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陽盛陰
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嗟乎其傷寒汗下之樞機乎
夫邪之傷於入也有淺深焉淺則居表深則入裏居
表則閉腠理發怫熱見惡寒惡風頭痛等證於斯時
也惟辛溫解散而可愈入裏則為燥屎作潮熱形在
言讖語大渴等證於斯時也惟鹹寒攻下而可平夫
寒邪外客非陰盛而陽虛乎熱邪內熾非陽盛而陰
虛乎汗下一差生死反掌吁是言也謂之傷寒汗下
樞機其不然歟惜乎釋者旁求感義滋隱外臺秘要

曰此陰陽指身之表裏言病者為虛不病者為盛表
病裏和是陽虛陰盛也表和裏病是陽盛陰虛也為
意陰陽之在人均則寧偏則病無過不及之謂均過
與不及之謂偏盛則過矣虛則不及矣其可以盛為
和平故內經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且謂陽虛
當汗陰虛當下乃遺邪氣而反指正氣為言得無時
乎傷寒微言曰此陰陽指脈之尺寸言尺脈實大寸
脈短小名陰盛陽虛可汗寸脈實大尺脈短小名陽
盛陰虛可下苟汗證已具而脈未應必待尺脈力過
於寸而後行下證已具而脈未應必待寸脈力過於
尺而後用竊意越人設難以病不以脈其所答也何

反以脈不以病乎且脈固以候病也倘汗下之證已
急不可稍緩待脈應而未應欲不待則惑於心欲待
之則慮其變二者之間將從病歟將從脈歟吾不得
無疑於此也或詰予曰仲景傷寒論引此而繼以桂
枝下咽陽盛則斃承氣入胃陰盛以亡之語夫桂枝
表藥承氣裏藥反則為害是固然矣然麻黃湯亦表
藥也其不言之何歟且予以陰盛為寒邪寒邪固宜
用麻黃也今反舉桂枝又何歟予曰何不味仲景之
言乎其曰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又曰脈浮而
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又桂枝湯條而曰啻言惡寒
漸漸惡風麻黃湯條而曰惡風夫風寒分言則風陽

而寒陰風苟行於天地巖巖凜冽之時其得謂之陽乎是則風寒常相因耳故桂枝麻黃皆溫劑也以溫劑為治足以元風寒之俱為陰邪矣但傷衛則桂枝傷榮則麻黃宗衛雖殊其為表則一耳仲景此言但以戒汗下之誤為主不為榮衛設也舉桂枝則麻黃在其中矣所謂陽盛即斃者是言表證已罷而裏證既全可攻而不可汗所謂陰盛以亡者是言裏證未形而表證獨具可汗而不可攻由是觀之則越人仲景之本旨庶乎暢然于其中矣

傷寒三百九十七法辨

余自童時習聞此言以為傷寒治法如是之詳且備也及攷之成無已註本則所謂三百九十七法者茫然不知所在於是詢諸醫流亦不過熟誦此句而已欲其條分縷析以實其數則未遇其人遂乃反覆而推尋之以有論有方諸條數之則不及其數以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條通數之則過其數除辨脈法平脈法并傷寒例及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諸篇外止以六經病篇中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條數之則亦不及其數以六經病篇及淫濕暍霍亂陰陽易差後勞復篇中有論有方諸條數之則又太少矣竟

不能決欲以此句視爲後人無據之言而不從則疑其或有所據而或出仲景叔和而弗敢廢欲尊信而必從之則又多方求合而莫之遂宋林億等校正傷寒論其序曰今校定張仲景傷寒論十卷總二十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余於是就其十卷二十二篇而求之其六經篇霍亂篇陰陽易差後勞復篇中有方治諸條以數爲計又重載於各篇之前又謂疾病至急倉卒難尋復重集諸可與不可方治分爲八篇亦以數爲計繼於陰陽易差後勞復篇之後其太陽上篇註曰一十六法太陽中篇註曰六十六法太陽下篇註曰三十九法陽明篇註曰四十四法少陽篇不言法太陰篇註曰三法少陰篇註曰二十三法厥陰篇註曰六法不可發汗篇註曰一法可發汗篇註曰四十一法發汗後篇註曰二十五法可吐篇註曰二法不可下篇註曰四法可下篇註曰四十四法汗吐下後篇註曰四十八法以其所註之數通計之得二百八十七法然少陽篇有小柴胡湯一法其不言者恐脫之也可吐篇却有五法其止言二法者恐誤也併此脫誤四法於三百九十七法之中亦僅得三百九十一法耳較之序文之說猶欠六法乃參之脈經其可汗可吐等篇外此傷寒論又多可溫可灸可刺可水可火不可刺不可灸不可水不可火諸篇

欲以此補其所欠則又甚多而不可用元泰定間程
德齋又作傷寒鈐法其自序曰若能精究是編則知
六經傳變三百九十七法在於指掌矣又曰六經二
百一十一法霍亂六法陰陽易差後勞復六法痊濕
暈九法不可汗二十六法宜汗四十一法不可吐五
法不可下五法可汗五法可吐五法餘亦以其說通
計之却止得三百一十八法於三百九十七法中尚
欠七十八法觀其序文乃如彼考其所計乃如此則
知其猶未能灼然以得其實數而無疑也故下文細
數中止重叙六經霍亂痊濕暈陰陽易差後勞復諸
法而已彼可汗不可汗等諸法再不重叙也近批點

傷寒論者何不攷其非乃一宗其所鈐字號而不敢
少易乎余由是屏去其說但即論之本文寢食與俱
以緝繹之一旦豁然始悟其所計之數於理不通而
非仲景叔和之說矣夫傷寒論仲景之所作也至叔
和時已多散落雖叔和搜采成書終不能復其舊然
則今之所傳者非全書也明矣後之昧者乃不察此
必欲以全書視之為鈐為括斷之曰其經幾證其經
幾證以謂傷寒治法畧無餘蘊矣殊不知其間有論
無方者甚多至若前篇引內經所叙六經病證除太
陽少陰證為後篇所有外其陽明篇無日疼少陽篇
言胃脇滿而不言痛太陰篇無噎乾厥陰篇無囊縮

若此者非皆本無也必有之而脫之耳雖然為銓括者膠柱調瑟但知叔和之重載而莫知其所以重載之意也夫叔和既撰次於按采之餘復重載各篇方治并諸可與不可方治者非他不過慮人惑於紛亂故示之以簡便而已林億乃弗解其意遂不問重與不重一槩通數之以立總目何不觀重載八篇之中其方治者止有一十五條為六經篇之所無其餘一百五十三條皆六經篇已數過者安有一法而當兩數之理乎雖程德齋去取與林億頗異然亦五十步笑百步耳其不重數發汗後并吐汗下後諸法固為是矣至於宜汗四十一法却又俱是一法當兩數者

與林億所計何以異哉推原其意似亦不見林億所計細數止聞三百九十七法之目遂自就論中尋而數之欲以實其總數然而卒不能實故為此含糊之說以欺後人反又不逮林億所言也竊嘗思之縱使三百九十七法之言不出於林億等而曲於億之前亦不足用此言既曲則後之聞者必當覈其是非以歸於正而乃遵守聽從以為千載不易之定論悲夫余今於三日九十七法內除去重複者與無方治者止以有方治而不重複者計之得二百三十八條并以治字易法字而曰二百三十八治如此則庶或可通也若以法言則仲景一書無非法也豈獨有方者

然後爲法哉且如論證論脈與夫諄諄教戒而使人
按之以爲望聞問切之準則者其可謂之法乎其不
可謂之法乎雖然六經之外諸條其一家去取不同
固不必辨然其於六經之中尤每有悖理而不通者
姑陳一二如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汗若下若溫鍼
仍不解者此爲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
何逆隨證治之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
汗不出者不可與之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若酒客
病不可與桂枝湯得之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喘
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
必吐膿血也林億所校本則自太陽病止勿令誤也
爲一法自若酒客病止杏子佳爲一法自凡服桂枝
湯止吐膿血也則爲證不爲法程德齋鈔法則自太
陽病止隨證治之爲一法自桂枝本爲解肌止必吐
膿血也爲一法又林億本於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
旁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臍結死一條則數爲一
法於其餘死不治者則皆不數程德齋鈔法於陽明
病下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
隨其實而瀉之戰然汗出愈一條則不數而太陽刺
肝俞肺俞期門諸條却又數之而弗遺餘如兩條同
類一云當汗而無方一云當汗而有方則取其有方
者而畧其無方者又如當取而不取不當取而取者

蓋亦甚多不可悉舉若此者悖理不通一家皆所不免所謂楚思失矢齊亦未為得也苟熟玩論之本文以較其言則鑿漏出矣

傷寒四逆厥辨

成無已註傷寒論有云四逆者四肢不溫也厥者手足冷也傷寒邪在三陽則手足必熱傳到太陰手足自溫至少陰則邪熱漸深故四肢逆而不溫及至厥陰則手足厥冷是又甚於逆經曰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方用柴胡枳實芍藥甘草四者皆寒冷之物而專主四逆之疾是知四逆非虛寒之證也四逆

與厥相近而非經曰諸四逆厥者不可下是四逆與厥有異也吁斯言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歟竊嘗考之仲景言四逆與厥者非一或曰四逆或曰厥或曰厥逆或曰厥冷或曰厥寒或曰手足逆冷或曰手足厥逆或曰手足厥冷或曰手足厥逆冷細詳其義俱是言寒冷耳故厥逆二字每每互言未嘗分逆為不溫厥為冷也然四肢與手足却有所分其以四字加於逆字之上者是通指手足臂脛以上言也其以手足二字加於厥逆厥冷等之上及無手足二字者是獨指手足言也既曰不溫即為冷矣尚何異乎仲景所謂諸四逆厥者不可下蓋以四逆為四肢通

冷厥爲手足獨冷而臂與脛以上不冷不謂逆厥
有不溫與冷之別也故又曰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逆冷二字釋厥字足見逆即厥厥即逆也故字書曰
厥者逆也雖然逆厥雖俱爲寒冷而却有陰陽之殊
焉熱極而成逆厥者陽極似陰也寒極而成逆厥者
獨陰無陽也陽極似陰固用寒藥獨陰無陽固用熱
藥仲景以四逆散寒藥治四逆一條此陽極似陰之
四逆也其無四逆湯熱藥治四逆之條者安知其非
本有而失之乎且四逆湯之名由四肢之冷而立也
今以四逆湯治手足厥冷豈非逆厥之不異乎既以
四逆爲四肢不冷厥爲手足獨冷何故不名治厥之

藥爲四厥湯乎成氏於四逆散治四逆條下謂四逆
爲熱邪所爲及於明理論謂四逆非虛寒之證矣至
於少陰病死證二條下却謂四逆爲寒甚若此者得
不自悖其說乎是知四逆亦猶厥之有寒有熱固不
可謂四逆專爲熱邪所作也但四肢通冷比之手足
獨冷則有間爾故仲景曰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
死又曰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踈脈不至不煩而躁
者死又曰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
萸湯主之此三條者二爲死一爲可治雖通由諸證
兼見而然然死者以四逆言可治者以厥冷言則亦
可見四逆與手足厥冷之有輕重淺深矣夫四肢通

冷其病爲重手足獨冷其病爲輕雖婦人小子亦能知之成氏乃謂厥甚於逆何邪若能知四逆厥之所以異者在於獨指手足言與兼指臂脛以上言則不勞創爲不溫與冷之曲說而自無貫通矣

嘔吐乾嘔噦欬逆辨

嘗讀成無已傷寒明理論有曰嘔者有聲者也俗謂之哕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乾嘔而無乾吐是以於嘔則曰食穀欲嘔及吐則曰飲食入口即吐則嘔吐之有輕重可知矣又曰噦者俗謂之欬逆是也余竊疑之於是即仲景傷寒論以考其是非以訂其說夫傷寒論曰嘔曰吐曰乾嘔曰噦者至多曰欬逆者則

二而止也因類聚而觀之夫嘔者東垣所謂聲物兼出者也吐者東垣所謂物出而無聲者也至若乾嘔與噦皆聲出而無物也東垣但以噦該之而無乾嘔之論夫乾嘔與噦其所異者果何在哉微甚而已矣故仲景於乾嘔則著平易言之於噦則曰太陽中風火劫發汗後久則譫語甚者至噦又曰陽明中風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又曰大吐天下之極虛復極汗出者因得噦雖亦間有似乎易言者然比之言乾嘔則徑庭矣竊又思之乾嘔與噦東垣視爲一仲景視爲二由爲一而觀之固皆聲之獨出者也由爲二而觀之則乾嘔乃噦之微噦乃乾嘔之甚乾嘔者其

聲輕小短噦者其聲重大而長長者雖有微甚之分蓋一證也今成氏乃以嘔為有聲與乾嘔混而無別又以噦為效逆若此者余未之能從也夫仲景以聲物蒸出而名為嘔以物獨出而名為吐以聲獨出而名為乾嘔惟其嘔蒸聲物故無物而聲空鳴者乃謂之乾乾猶空也至於吐則是必有物矣其可謂之乾乎仲景於嘔字上加一乾字所以別夫嘔為聲物蒸出者耳成氏乃以嘔為獨有聲而同乎乾嘔得不有失仲景措辭之本意歟仲景曰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盡膿自愈夫謂之嘔盡膿其可以嘔為獨有聲乎至於曰得湯則嘔得食而嘔飲水嘔貪水者必

嘔之類亦不可以嘔為獨有聲矣又少陰病下利用通脈四逆湯一條其所叙諸證既有乾嘔之文何下文加減法中又曰嘔者加生薑乎設仲景果以嘔為獨有聲則不當又立乾嘔之名矣觀其既曰嘔又曰乾嘔則其義之殊別也詎不著明也哉且仲景嘗言欲嘔矣又言欲吐矣未嘗言欲乾嘔欲噦也夫欲之為義將出未出而預有所覺之辭也夫將出未出而預覺者惟有形之物則然無形之聲則不然也有形之物將出乎胸膈之間則雖未出而亦可以前知若無形之聲則不能前知其將出必待夫既出而後可知也嘔與吐主有形之物言故可謂之欲乾嘔與噦

百一十一

三九

輕

主無形之聲言故不可謂之欲成氏引食穀欲嘔飲
食入口即吐二句而謂嘔吐有輕重其意蓋以嘔言
欲而為輕吐言即而為重安知言欲不言欲者本為
有形無形設不為輕重設也果如其說則得湯則嘔
得食而嘔心中溫溫欲吐氣逆欲吐之語不出於仲
景乎又引俗謂之哕一句以證嘔夫哕與嘔蓋字異
而音義俱同者也以之證嘔亦疏矣雖然以嘔與吐
較之吐較於嘔以吐與乾嘔較之乾嘔輕於吐然三
者亦各自有輕重不可定拘也但以嘔吐乾嘔與嘔
而較則嘔之為重必非三者之比矣故太素曰木陳
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嘔夫嘔雖亦有輕而可治重

而不可治者然病至於嘔則其治也終不易矣且夫
欬逆俗以吃逆與吃忒呼之然欬逆一字僅見傷寒
論首辨脉平脉法中其六經病篇及汗下可否諸篇
皆無所有其所有者欬也後人因見六經病篇及汗
下可否諸篇但有嘔而無欬遂謂欬即欬逆而曰
欬逆者嘔逆之名耳斯言也孫真人指于前朱奉議
成無已和于後由是欬與欬逆之名義紊矣金匱要
略曰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以欬不欬徹心
中情憤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吐嘔喘若手足
厥者橘皮湯主之嘔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觀此則
仲景所謂嘔逆但指與嘔同類者言何嘗指欬逆

東醫心悟

卷之六



言乎欬逆噦逆不同欬逆言其聲之絕發而遽止雖發止相續有至數十聲者然而短促不長有若欬嗽之聲然故曰欬逆噦逆則言其似欲嘔物以出而無所出但聲之濁惡長而有力直至氣盡而後止非如乾嘔之輕而不甚故曰噦逆二者皆由氣之逆上而作故但以此逆言之孫真人乃以噦逆管欬逆何邪彼言傷寒者雜以辨脉平脉法之欬逆與欬逆上氣視為吃忒然安知其不為欬而氣逆之病乎故今不敢定其必為吃忒也金匱要畧曰病欬逆寸口脉微而數此為肺癰欬逆上氣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此三條者皆是欬而氣逆之病豈可以欬逆專為吃忒哉今傷寒家本有吃忒而論中六經病篇及汗下可否諸篇却無者必亡逸於散落之餘耳雖吃忒為六經病篇及汗下可否諸篇所不言決不可以噦為吃忒之欬逆亦不可以噦為欬而氣逆之欬逆也或曰吾子以要畧所謂噦逆非吃忒病何後人治吃忒者用橘皮竹茹湯而愈乎余曰橘皮竹茹湯辛甘之劑也有散有緩有和有補其噦逆吃忒病雖不同而為邪正之氣拂鬱擾亂所致則一故用焉而皆愈雖然噦逆吃忒以一藥同治則可以一體同視則不可

中風辨

東垣論中風

中風辨

人有卒暴僵仆或偏枯或四肢不舉或不知人或死或不死者世以中風呼之而方書亦以中風治之余嘗攷諸內經則曰風者百病之始也又曰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本為他病無常方又曰風者善行而數變又曰風之傷人也或為寒熱或為熱中或為寒中或為癘風或為偏枯或為風也其卒暴僵仆不知人四肢不舉者並無所論止有偏枯一語而已及觀千金方則引岐伯曰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風痲三曰風懿四曰風痺解之者曰偏枯者半身不隨風痲者身無痛四肢不收風懿者奄忽不知人風痺者諸痺類風狀金匱要畧中風篇曰寸口脈浮

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脉空虚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喝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即難言口吐涎沫由是觀之知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舉等證固為因風而致者矣故用大小續命西州續命排風八風等諸湯散治之及近代劉河間李東垣朱彥修三子者出所論始與昔人異矣河間曰中風癱瘓者非謂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於風由乎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熾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

而卒倒無所知也多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過極而卒中者由五志過極皆為熱甚故也俗云風者言未而忘其本也東垣曰中風者非外來風邪乃本氣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氣衰之際或因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疾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盛則間有之亦是形盛氣衰而已此彥脩曰西北氣寒為風所中誠有之矣東南氣溫而地多濕有風病者非風也皆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三子之論河間主乎火東垣主乎氣彥脩主于濕反以風為虛象而大異於昔人矣吁昔人也三子也果孰是歟果孰非歟以三子為是昔人為非則三子未出之前固有從昔人而治愈者矣以昔人為是三子為非則三子已出之後亦有從三子而治愈者矣故不善讀其書者往往致亂以予觀之昔人三子之論皆不可偏廢但三子以相類中風之病視為中風而立論故使後人狐疑而不能決殊不知因于風者真中風也因于火因於氣因于濕者類中風而非中風也三子所論者自是因內經所謂三陰三陽發病為偏枯痿易四肢不舉亦未嘗必因於風而後能也夫風火氣濕之殊望聞問切之間豈無所辨乎辨之為風則從昔人以治辨之為火氣濕則從三子以治如此庶乎析理明而用法

當矣惟其以因火因氣因濕之證強引風而合論之
所以真偽不分而名實相紊若以因火因氣因濕證
分曲之則真中風病彰矣所謂西北有中風東南無
中風者其然歟否歟

中暑中熱辨

潔古云靜而得之為中暑動而得之為中熱中暑者
陰證中熱者陽證東垣云避暑熱於深堂大厦得之
者名曰中暑其病必頭痛惡寒身形拘急肢節疼痛
而煩心肌膚火熱無汗為房室之陰寒所遏使周身
陽氣不得伸越大順散主之若行人或農夫於日中
勞役得之者名曰中熱其病必苦頭痛發躁熱惡熱

捫之肌膚大熱必大渴引飲汗大泄無氣以動乃為
天熱外傷肺氣倉木白虎湯主之竊謂暑熱者夏之
令也大行於天地之間人或勞動或飢餓元氣虧乏
不足以禦天令亢極於是受傷而為病名曰中暑亦
名曰中熱其實一也今乃以動靜所得分之何哉夫
中暑熱者固多在勞役之人勞役則虛虛則邪入邪
入則病不虛則天令雖亢亦無由以傷之彼避暑於
深堂大厦得頭疼惡寒等證者蓋亦傷寒之類耳不
可以中暑名之其所以煩心與肌膚火熱者非暑邪
也身中陽氣受陰寒所遏而作也既非暑邪其可以
中暑名之乎有欲治之則幸溫輕揚之劑發散可也夫

大順散一方甘草最多訖薑杏仁肉桂次之除肉桂外其二物皆炒者原其初意本爲夏秋熱引飲過多脾胃受濕嘔吐水穀不分臍膈不調所立故甘草乾薑皆經火炒熟又肉桂而非桂枝蓋溫中藥也內有杏仁不過取其能下氣耳若以此藥治靜而得之之證五惡不能解表反增內煩矣今世俗往往不明類曰夏月陰氣在內大順散爲必用之藥吁其誤也不亦甚歟夫陰氣非寒氣也蓋夏月陽氣發散於外而陰氣則在內耳豈空視陰氣爲寒氣而用溫熱之藥乎陰果爲寒何以夏則飲水乎其蒼朮白虎湯雖宜用然亦豈可視爲通行之藥必參之治暑諸方隨所見之證而用之然後合理若夫所謂靜而得之之證雖當暑月即非暑病宜分出之勿使後人有似同而異之惑

積熱沈寒論

人之所藉以生者氣也氣者何陰陽是也夫陰與陽可以和平可以乖而否善攝與否吉凶於是乎歧之夫惟攝之不能以皆善也故偏寒偏熱之病始莫逃於乖否之餘矣雖然寒也熱也苟未至於甚粗工爲之而不難設熱積而寒沈良工猶弗能以爲計况其下乎柰之何俗尚顛家恪持方藥愈投愈盛迷不之反豈知端本澄原中含至理執其樞要衆妙俱呈

且以積熱言之始而涼和次而寒取寒取不愈則因
熱而從之從之不愈則枝窮矣由是苦寒頻歲而弗
停又以沈寒言之始而溫和次而熱取熱取不愈則
因寒而從之從之不愈則枝窮矣由是辛熱比年而
弗止嗟夫苦寒益深而積熱彌熾辛熱大過而沈寒
愈滋苟非大聖慈仁明垂樞要生也孰從而全之經
曰謂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
求其屬也屬也者其樞要之所存乎斯旨也王太僕
知之故曰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
又曰取心者不必齊以熱取腎者不必齊以寒但益
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吁混乎千言

萬語之間殆猶和璧之在璞也其至久湮豈過焉者
石之而弗鑿乎余僭得而推衍之夫偏寒偏熱之病
其免者固千百之一一而積熱沈寒亦恐未至於數
見也然而數見者得非粗工不知求屬之道不能防
微杜漸遂至滋蔓難圖以成之歟夫寒之而熱者徒
知以寒治熱而不知熱之不衰者由乎真水之不足
也熱之而寒者徒知以熱治寒而不知寒之不衰者
由乎真火之不足也不知真水火不足汎以寒熱藥
治之非惟臟腑習熱藥反見化於其病而有者弗去
無者復至矣故取之陰所以益腎水之不足而使其
制夫心火之有餘取之陽所以益心火之不足而使

其勝夫腎水之有餘也其指水火也屬猶主也謂心
腎也求其屬者言水火不足而求之於心腎也火之
原者陽氣之根即心是也水之主者陰氣之根即腎
是也非謂火為心而原為肝水為腎而主為肺也寒
亦益心熱亦強腎此太僕達至理於規矩準繩之外
而非迂士曲生之可以歧及矣彼迂士曲生不明真
水火於寒熱之病有必制必勝之道但謂藥未勝病
久遠期之是以恪守方藥愈投愈成至殞滅而莫
之悟嗚呼悲夫余見積熱沈寒之治每每蹈於覆轍也
因表而出之以勸

瀉南方補北方論

難經七十五篇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
方何謂也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
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
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者
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者肺也則知肺虛瀉南方火補
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
也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
令金不得平木也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
謂也余每讀至此未嘗不歎夫越人之得經旨也而
悼夫後人之失經旨也先哲有言凡讀書不可先看
註解且將經文反覆而詳味之待自家有新意却以

註解參校庶乎經意昭然而不為他說所蔽若先看
註解則被其說橫吾曾中自家竟無新意夫余平生
佩服此訓所益甚多且如難經此篇其言周備純正
足以為萬世法後人紛紛之論其可憑乎夫實則瀉
之虛則補之此常道也實則瀉其子虛則補其母亦
常道也人皆知之今肝實肺虛乃不瀉肝而瀉心此
則人亦知之至於不補肺補脾而補腎此則人不能
知惟越人知之耳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以常
情觀之則曰心火實致肝木亦實此子能令母實也
脾土虛致肺金亦虛此母能令子虛也心火實固由
自旺脾土虛乃由肝木制之法當瀉心補脾則肝肺
皆平矣越人則不然其子能令母實子謂火母謂木
固與常情無異其母能令子虛母謂水子謂木則與
常情不同矣故曰水者木之母也子能令母實一句
言病因也母能令子虛一句言治法其意蓋曰火為
木之子子助其母使之過分而為病矣今將何以處
之惟有補水瀉火之治而已夫補水者何謂也蓋水
為木之母若補水之虛使力可勝火火勢退而木勢
亦退此則母能虛子之義所謂不治之治也此補氣
奪則虛之虛不同彼虛謂耗其真而若曰不然則母
致虛此虛謂抑其過而欲虛之也能令子虛一句將歸之於脾肺乎既歸於脾肺今何
不補脾乎夫五行之道其所畏者畏所克耳今火大

旺水大虧火何畏乎惟其無畏何愈旺而莫能制苟
非滋水以求勝之孰能勝也水勝火三字此越人高
意處當細觀之勿輕忽也雖瀉火補水並言然其要
又在於補水耳後人乃曰獨瀉火而不用補水又曰
瀉火即是補水得不大違越人與經之意乎若果不
用補水經必不言補北方越人必不言補水矣雖然
水不虛而火獨暴旺者固不必補水亦可也若先因
水虛而致火旺者不補水可乎水虛火旺而不補水
則藥至而暫息藥過而復作將積年累月無有窮已
安能絕其根哉雖苦寒之藥通為抑陽扶陰不過瀉
火邪而已終非腎臟本藥不能以滋養北方之真陰

也欲滋真陰捨地黃黃藥之屬不可也且夫肝之實
也其因有二心助肝實之一因也肺不能制肝肝
實之二因也肺之虛也其因亦有二心克肺肺虛之
一因也脾受肝克而不能生肺肺虛之二因也今補
水而瀉火火退則木氣削又金不受克而制木東方
不實矣金氣得平又土不受克而生金西方不虛矣
若以虛則補母言之肺虛則當補脾豈知肝勢正盛
克土之深雖每日補脾安能敵其正盛之勢哉縱使
土能生金金受火克亦所得不償所失矣此所以不
補土而補水也或疑木旺補水恐水生木而木愈旺
故聞獨瀉火不補水之論欣然而從之殊不知木已

東垣

卷之

旺矣何待生乎况水之虛雖峻補尚不能復其本氣
安有餘力生木哉若能生木則能勝火矣或又謂補
水者欲其不合於母也不合於母則金氣還矣豈知
火克金土不生金金之虛已極尚不能自給水雖欲
食之何所食乎若如此則金虛不由於火之克土之
不生而由於水之食耳豈理也哉縱水不合金金亦
未必能復常也金不得平木一句多一不字所以瀉
火補水者正欲使金得平木也不字當刪去不能治
其虛何問其餘虛指肺虛而言也瀉火補水使金得
平木正所謂能治其虛不補土不補金乃瀉火補水
使金自平此法之巧而妙者苟不能曉此法而不能

五鬱論

治此虛則不須問其他必是無能之人矣故曰不能
治其虛何問其餘若夫上文所謂金木水火土更相
平之義不勞解而自明茲故弗具也夫越人亞聖也
論至於此敢不歛衽但恨說者之毀蝕之故辨

治五鬱之法嘗聞之王太僕矣其經內經曰木鬱達
之謂吐之令其條達也火鬱發之謂汗之令其疏散
也上鬱奪之謂下之令無壅礙也金鬱泄之謂滲泄
解表利小便也水鬱折之謂抑之制其衝逆也自太
僕此說之後靡不宗之然愚則未能快然于中焉嘗
細觀之似猶有可言者且折之一句較之上四句尤

為難曉因反覆經文以求其至按內經帝曰鬱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總十三句通為一章當分三節自帝曰止水鬱折之九句為一節治鬱法之問答也然調其氣一句為一節治鬱之餘法也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三句為一節調氣之餘法也夫五法者經雖為病由五運之鬱所致而立然擴而充之則未嘗不可也且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鬱鬱者滯而不通之義或因所乘而為鬱或不因所乘而本氣自鬱皆鬱也豈惟五運之變能使然哉鬱既非五運之變可拘則

達之發之奪之泄之折之之法固可擴焉而充之矣可擴而充其應變不窮之理也歟姑陳于左木鬱達之達者通暢之也如肝性急怒氣逆眩脇或脹火時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則用升發之藥加以厥陰報使而從治之又如久風入中為殭泄及不因外風之入而清氣在下為殭泄則以輕揚之劑舉而散之是此之類皆達之之法也王氏謂吐之令其條達為木鬱達之東垣謂倉寒胃中倉為坤土胃為金位金土殺伐與坤土俱在于上而旺于天金能克木故肝木生發之氣伏於地下非木鬱而何吐去上焦陰土之物木得舒暢則鬱結去矣此木鬱達之也竊

意王氏以吐訓達此不能使人無疑者以為肺金盛而抑制肝木斂則滿肺氣舉肝氣可矣不必吐也以為脾胃濁氣下流而少陽清氣不升歟則益胃升陽可矣不必吐也雖然木鬱固有吐之之理今以吐字總該達字則是凡木鬱皆當用吐矣其可乎哉至於東垣所謂食塞肺分為金與土旺于上而克木又不能使人無疑者夫金之克木五行之常道固不待夫物傷而後能也且為物所傷豈有反旺之理若曰吐去其物以伸木氣乃是反為木鬱而施治非為食傷而施治矣夫食塞胃中而用吐正內經所謂其高者因而越之之義耳恐不勞引木鬱之說以汨之也火

鬱發之發者汗之也升舉之也如腠理外閉邪熱怫鬱則解表取汗以散之又如龍火鬱甚于內非苦寒降沈之劑可治則用升浮之藥佐以甘溫順其性而從治之使勢窮則止如東垣升陽散火湯是也凡此之類皆發之之法也土鬱奪之奪者攻下也劫而衰之也如邪熱入胃用酸寒之劑以攻去之又如中滿腹脹濕熱內甚其人壯氣實者則攻下之其或勢盛而不能頓除者則劫奪其熱而使之衰又如濕熱為劑有非力輕之劑可治者則或攻或劫以致其平凡此之類皆奪之之法也金鬱泄之泄者滲泄而利小便也疏通其氣也如肺金為腎水上原金受火鑠其

令不行原鬱而滲道閉矣宜肅清金化滋以利之又
如肺氣贖滿會憑仰息非利肺氣之劑不足以疏通
之凡此之類皆泄之法也王氏謂滲泄解表利小
便為金鬱泄之夫滲泄利小便固為泄金鬱矣其解
表二字莫曉其意得非以人之皮毛屬肺其受邪為
金鬱而解表為泄之乎竊謂如此則凡筋病便是木
鬱肉病便是土鬱耶此二字未當於理今刪去且解
表間於滲泄利小便之中是滲泄利小便為二治矣
若以滲泄為滋肺生水以利小便為直治膀胱則直
治膀胱既責不在肺何為金鬱乎是亦不通故余易
之曰滲泄而利小便也水鬱折之折者制禦也伐而

挫之也漸殺其勢也如腫脹之病水氣滯溢而滲道
以塞夫水之所不勝者土也今土氣衰弱不能制之
故反受其侮治當實其脾土資其運化俾可以制水
而不敢犯則滲道達而後愈或病勢既旺非上法所
能遽制則用泄水之藥以伐而挫之或去苑陳莖開
鬼門潔淨府三治備舉迭用以漸平之王氏所謂抑
之制其衝逆正欲折挫其汎溢之勢也夫實土者守
也泄水者攻也兼三治者廣略而決勝也守也攻也
廣略也雖俱為治水之法然不審病者之虛實久近
淺深雜焉而妄施治之其不傾踣者寡矣且夫五鬱
之病固有法以治之矣然邪氣之客正氣必損今邪

氣雖去正氣豈能遽平哉苟不平調正氣使各安其
位復其常於治鬱之餘則猶未足以盡治法之妙故
又曰然調其氣苟調之而其氣猶或過而未服則當
益其所不勝以制之如木過者當益金金能制木則
木斯服矣所不勝者所畏者也故曰過者折之以其
畏也夫制物者物之所欲也制於物者物之所不欲
也順其欲則喜逆其欲則惡今逆之以所惡故曰所
謂瀉之王氏以鹹瀉腎酸瀉肝之類為說未盡厥旨
雖然自調其氣以下蓋經之本旨故余推其義如此
若擴充為應變之用則不必盡然也

二陽病論

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釋之
者謂男子則脾受之而味不化故少精女子則心受
之而血不流故不月分心脾為男女各受立說竊獨
謂不然夫二陽陽明也胃與大腸之脉也腸胃有病
心脾受之發心脾猶言延及於心脾也雖然脾胃為
合胃病而及脾理固宜矣大腸與心本非合也今大
腸而及心何哉蓋胃為受納之府大腸為傳化之府
食入於胃濁氣歸心飲入于胃輸精於脾者以胃之
能納大腸之能化耳腸胃既病則不能受不能化心
脾何所資乎心脾既無所資則無以運化而生精血
矣故腸胃有病心脾受之則男為少精女為不月矣

心脾當總言男女不當分說至隱曲不月方可分說耳若如釋者之言則男之精獨資於脾而不資於心女之血獨資於心而不資於脾有是理耶蓋男女之精血皆由五臟六腑之相養而後成可謂之男精資於脾女血資於心乎經本曰男女皆有心脾之病但在男子則隱曲之不利在女子則月事之不來耳

煎厥論

內經曰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乎不可止王氏註曰張筋脉膜脹也精絕精氣竭絕也既傷腎氣又損膀胱故當夏時使人煎厥斯乃房

之患也既盲目視又閉耳聽則志意心神筋骨腸胃潰潰乎若壞汨汨乎煩悶而不可止愚竊味夫經其旨昭然若無待於解者何註釋之乖遠如此乎請重釋之夫陽氣者人身和平之氣也煩勞者凡過於動作皆是也張主也謂亢極也精陰氣也辟積猶積疊謂憊鬱也衣褶謂之襞積者亦取積疊之義也積水之奔散曰潰都猶隄防也汨汨水流而不止也夫充于身者一氣而已本無異類也即其所用所病而言之於是乎始有異名耳故平則為正亢則為邪陽氣則因其和以養人而名之及其過動而張亦即陽氣亢極而成火耳陽盛則陰衰故精絕水不制火故亢

火鬱積之甚又當夏月火旺之時故使人煩熱之極
若煎迫然而氣逆上也火炎氣逆故目盲耳閉而無
所用此陽極欲絕故其精敗神去不可復生若隄防
之崩壞而所儲之水毒散滂流莫能以遏之矣夫病
至於此是壞之極矣王氏乃因不曉都字之義遂略
去此字而謂之若壞其可乎哉又以此病純為房患
以張為筋脉腫脹以汨汨為煩悶皆非是

八味丸用澤瀉論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寇宗奭本草衍義云不過接
引桂附等歸就腎經別無他意而王海藏躡之愚謂
八味丸以地黃為君而以餘藥佐之非止為補血之

劑蓋兼補氣也氣者血之母東垣所謂陽旺則能生
陰血者此也若果專為補腎而入腎經則地黃山茱
萸白茯苓牡丹皮皆腎經之藥固不待夫澤瀉之接
引而後至也其附子官桂雖非足少陰經本藥然附
子乃右腎命門之藥况浮中沈無所不至又為通行
諸經引用藥官桂能補下焦之火不足是亦右腎命
門藥也易老亦曰補腎用肉桂然則桂附亦不待夫
澤瀉之接引而後至矣唯乾山藥雖獨入乎太陰經
然其功亦能強陰且手大陰為足少陰之上原原既
有滋流豈無益夫其用地黃為君者大補血虛不足
與補腎也用諸藥佐之者山藥之強陰益氣山茱萸

之強陰益精而壯元氣白茯苓之補陽長陰而益氣
牡丹皮之瀉陰火而治神志不足澤瀉之養五臟益
氣力起陰氣而補虛損五勞桂附之補下焦火也由
此觀之則余之所謂蒸補氣者非臆說也且澤瀉也
雖曰散以瀉腎邪非瀉腎之本也故五苓散
用澤瀉者詎非瀉腎邪乎白茯苓亦伐腎邪即所以
補正耳是則八味丸之用澤瀉者非他蓋取其瀉腎
邪養五臟益氣力起陰氣補虛損五勞之功而已寇
氏何疑其瀉腎而為接引桂附等之說乎且澤瀉固
能瀉腎然從於諸補藥群衆之中雖欲瀉之而力莫
能施矣故當歸從於參芪則能補血從於大黃牽牛

則能破血從於桂附茱萸則熱從於大黃芒硝則寒
此非無定性也奪於群衆之勢而不得不然也雖然
或者又謂八味丸以附子為少陰之向导其補自是
地黃為主蓋取其健脾走下之性以行地黃之滯可
致遠耳竊意如此則地黃之滯非附子不能及下矣
然錢仲陽六味地黃丸豈有附子乎夫八味丸蓋兼
陰火不足者設六味地黃丸則惟陰虛者用之也

小便原委論

或問余曰靈樞經云水穀者常并居胃中成糟粕而
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
而滲入膀胱焉王冰曰水液自回腸泌別汁滲入膀胱

膀胱之中胞氣化之而爲溺以泄出也楊介云水穀自
小腸盛受於闌門以分別也其水則滲灌入於膀胱
上口而爲溲便詳已上三說則小便即泌別之水液
滲入膀胱以出者也素問則曰飲入于胃遊溢精氣
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
則小便又似水飲精微之氣上升脾肺運化而後成
者也彼此不同將何所憑乎余曰憑夫理耳且夫溲
溺者果何物耶水而已矣水之下流其性則然也故
飲入於胃其精氣雖上升其飲之本體固不能上升
也既不能上升則豈可謂小便獨爲氣化所成者哉
惟其不能上升者必有彼於能上升者爲之先導故

素問又曰膀胱者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且水者
氣之子氣者水之母氣行則水行氣滯則水滯或者
又謂小便純由泌別不由運化蓋不明此理故也雖
然膀胱固曰津液之府至於受盛津液則又有胞而
居膀胱之中焉故素問曰胞移熱於膀胱靈樞經曰
膀胱之胞薄以濡類纂曰膀胱者胞之室且夫胞之
居於膀胱也有上口而無下口津液既盛於胞無由
自出必因乎氣化而後能漸浸潤於胞外積於胞下
之空處遂爲溺以出於前陰也素問所謂膀胱津液
藏焉者蓋舉膀胱以該胞也若曰胞下無空處則人
溺急時至一則安能即出乎夫惟積滿胞下空處而不

可再容故急急則至厥即出矣或言胞有下口而無
上口或言胞上下皆有口或言胞有小竅而為注泄
之路不亦妄歟

內傷餘議

嘗觀夫東垣李氏所著內外傷雜有曰外傷風寒客
邪有餘之病當瀉不當補內傷飲食勞役不足之病
當補不當瀉自此論一出而天下後世始知內外之
傷有所別而仲景之法不可例用矣其惠也不其大
哉雖然夷考其言猶或有可疑者不敢諛佞僭用條
之如曰夫飲食勞倦傷而內熱者乃陰火乘其坤土
之位故內熱以及於脾胃也又曰內經有云勞者溫

之損者溫之惟宜溫藥以補元氣而瀉火邪內經曰
溫能除大熱故治之必溫藥乃可耳又曰飲者無形
之氣傷之則宜發汗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濕此飲謂
食者有形之物傷之則宜損其穀其次莫如消導若
此者皆不能使人無疑者也謹按素問調經論篇云
帝曰陰虛生內熱奈何岐伯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
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熏膈中
故內熱嗟夫此內傷之說之原乎請釋其義如左夫
人身之陰陽有以表裏言者有以上下之分言者有
以氣血言者有以身前身後言者有以臟腑言者有
以升降呼吸之氣言者餘如動靜語默起居之類甚

多不必悉舉此所謂陰虛之陰其所指與數者皆不同蓋勞動之過則陽和之氣皆元極而化為火矣况水穀之味又少入是故陽愈盛而陰愈衰也此陰虛之陰蓋指身中之陰氣與水穀之味耳或以下焦陰分為言或以腎水真陰為言皆非也夫有所勞役者過動屬火也形氣衰少者壯火食氣也穀氣不盛者勞傷元氣則少食而氣衰也上焦不行者清陽不升也下脘不通者濁陰不降也夫胃受水穀故清陽升而濁陰降以傳化出入滋榮一身也今胃不能納而穀氣衰少則清無升而濁無降矣故曰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然非謂絕不行不通也但比之平常無病時

則謂之不行不通耳上不行下不通則鬱矣鬱則少火皆成壯火而胃居上焦下脘兩者之間故胃氣熱熱則上炎故熏胃中而為內熱也東垣所謂勞役形體所謂飲食失節而致熱者此言正與調經論篇之旨相合固宜引此段經文於內外傷辨以為之主而乃反不引此却謂陰火乘土位故內熱及胃中此不能無疑者也夫陰火二字素問靈樞難經未嘗言而東垣每每言之素問止有七節之勝中有小心二句而劉守真推其為命門屬火不屬水引仙經心為君火腎為相火之說以為之證然亦不以陰火名之是則名為陰火者其東垣始歟竊意內熱之作非皆陰

火也但氣有鬱則成熱耳雖曰心為君火君不主令然素問所叙諸病之屬熱者甚衆皆君火病也豈君火不能為病而直欲純歸之於陰火乎至真要大論云勞者溫之損者益之夫勞則動之太過而神不寧矣故溫之溫也者養也溫之者所以調其飲食適其起居澄心息慮從容以待其宣氣之復常也禮記所謂柔色以溫之此溫字正與此同或以藥扶助之亦養也今東垣乃以溫為溫涼之溫謂宜溫藥以補元氣而瀉火邪又易損者益之為損者溫之又以溫能除大熱為內經所云而徧攷內經並無此語此亦不能無疑者也然溫藥之補元氣瀉火邪者亦惟氣溫

而味甘者斯可矣蓋溫能益氣甘能助脾而緩火故元氣復而火邪熄也夫宜用溫藥以為內傷不足之治則可以為勞者溫之之註則不可陰陽應象論所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其溫字亦是滋養之義非指溫藥也夫形不足乃陽虛而不充也氣者藥之氣也藥有氣厚氣薄味厚味薄者屬陰而滋精氣厚者屬陽而滋形今以藥之氣厚者滋陽不兼形乎故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雖以藥溫養之亦未嘗不兼乎調飲食適起居與澄心息慮也溫字固具二意然終不可視為溫涼之溫苟以補之除之抑之舉之散之等語比類而觀焉則其義自著矣夫金木水火土

運於天地也則無形質之可觀其麗於地則有形質矣金木土水者有形有質者也火者有形而質不實者也酒性雖熱體同於水今東垣乃謂飲者無形之氣此亦不能無疑者也既待發汗利小便以去之其可謂之無形之氣乎且勞倦傷飲食傷二者雖俱為內傷然不可混而為一難經所謂飲食勞倦則傷脾者蓋謂脾主飲食而四肢亦屬脾故飲食失節勞役四肢皆能傷于脾耳非謂二者同類而無辨也夫勞倦傷飲食傷雖與風寒暑濕有餘之病不同然飲食傷又與勞倦傷不同勞倦傷誠不足也飲食傷尤當於不足之中分其有餘不足也何也蓋飢餓不飲食

與飲食太過雖皆是失節然必明其有兩者之分方盡其理節也者何無不及無太過之中道也夫饑餓不飲食者胃氣空虛此為不足固失節也飲食自倍而停滯者胃氣受傷此不足之中兼有餘亦失節也以受傷言則不足以停滯言則有餘矣惟其不足故補益惟其有餘故消導亦有物滯氣傷必補益消導兼行者亦有物暫滯而氣不甚傷宜消導獨行不須補益者亦有既停滯不復自化不須消導但當補益或亦不須補益者潔古枳朮丸東垣橘皮枳朮丸木香枳朮丸之類雖曰消導固有補益之意存乎其間其他如木香分氣丸導氣枳實丸大枳殼丸之類雖

無補益然施之於物暫滯氣不甚傷者豈不可哉但不宜視爲通行之藥耳且所滯之物非枳朮丸之力所能去者亦安可泥於消導而不知變乎故備急丸煮黃芩感應丸瓜蒂散等之推逐者潔古東垣亦未嘗委之而弗用也故善將兵者攻亦當守亦當不善者則宜攻而守宜守而攻其敗也非兵之罪用兵者之罪耳觀乎此則知消導補益推逐之理矣若夫勞倦傷則純乎補益固不待議雖東垣丁寧告戒然世人猶往往以苦寒之劑望除勞倦傷之熱及其不愈而反甚自甚而至危但曰病勢已極藥不能勝耳醫者病者主病者一委之天命皆懵然不悟其爲妄治之失也嗚呼仁人君子能不痛心也哉夫東垣先哲之出類者也奚敢輕議但恨其白璧微瑕而或貽後人差毫厘謬千里之患故不得不借踰耳知我者其鑒之

外傷內傷所受經旨異同論

客或難予曰素問陰陽應象論云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太陰陽明論云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臟兩說正相反願聞其解余復之曰此所謂似反而不反者也夫感天之邪氣犯賊風虛邪外傷有餘之病也感水穀寒

熱會飲不節內傷不足之病也二者之傷腑臟皆當受之但隨其所從所發之處而為病耳不可以此兩說之異而致疑蓋並行不相悖也讀者當合而觀之其旨斯盡若曰不然請以諸處所論證之金匱真言論曰風觸五臟邪氣發病八正神明論曰夫八正之虛邪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五臟傷靈樞經曰五臟之中風又曰東風傷人內舍於肝南風傷人內舍於心西南風傷人內舍於脾西風傷人內舍於肺北風傷人內舍於腎觀乎此則天之邪氣固傷五臟矣靈樞又曰邪之入人也無有常中于陰則溜于腑又曰虛邪之中人也始從皮膚

以入其傳自絡脉而經而輪而伏衝之脉以至於腸胃又曰東北風傷人內舍於大腸西北風傷人內舍於小腸東南風傷人內舍於胃觀乎此則天之邪氣豈不傷六腑乎素問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觀乎此則水穀寒熱固傷六腑矣靈樞又曰形寒寒飲則傷肺難經曰飲食勞倦則傷脾觀乎此則水穀寒熱豈不傷五臟乎至於地之濕氣亦未必專害皮肉筋脉而不能害臟腑邪氣水穀亦未必專害臟腑而不能害皮肉筋脉也但以邪氣無形臟主藏精氣故以類相從而多傷臟水穀有形腑主傳化物故因其所由而多傷腑濕氣浸潤其性緩慢其入人也必漸其始

也自足故從下而上從淺而深而多傷於皮肉筋脉
耳孰謂濕氣全無及於臟腑之理哉至若起居不時
一語差勞役所傷之病不系上文異同之義故不之
及也

醫經滄洄集終



